

自贡方言本字考八则

刘馨雨, 张艺鑫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4年11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2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月7日

摘要

自贡方言, 属西南官话四川方言的次方言。汉字结合了形、音、义三方面的特性, 其核心功能在于表义。随着汉语的演变, 字词的形、音和义可能会发生变化, 导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错位。尤其在方言中, 人们有时会知道某些词的发音和意义, 却不清楚其字形, 或者某些字词的书写形式并不对应其在方言中的含义。表面上看, 方言展现了不同地区的语音差异, 但实际上, 它是由历史演变所导致的古今变化, 存在着传承关系。因此, 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方言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 本文将选取自贡方言中八例典型口语词, 通过“因声求义”的方法来考证其本字。探讨这样的方言词语对于认识自贡方言、了解古代音韵学知识、古今词汇、短语的继承性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贡方言, 方言词, 方言本字

Zigong Dialect Original Characters: Eight Rules

Xinyu Liu, Yixin Zh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Nov. 11th, 2024; accepted: Dec. 27th, 2024; published: Jan. 7th, 2025

Abstract

The Zigong dialect is a subdialect of the Sichuan dialect within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group. Chinese characters combine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form, sound, and meaning, with their core function being to convey meaning.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evolv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orm,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have sometimes shifted, leading to misalignments between these aspects.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dialects, where people may know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certain words but remain unclear about their written forms, or where the written

representation of words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ir meanings in the dialect. On the surface, dialects may appear to simply reflect regional phonetic variations. However, they are in fact product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 evolution, bearing a continuity that links past and present. This makes the study of dialects through the method of “seeking meaning through sound”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Based on this approach, this paper examines eight typical colloquial words in the Zigong dialect to identify their original characters. Investigating such dialectal terms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Zigong dialect, gaining insights into ancient phonology, and exploring the inheritance of words and phrases across historical periods.

Keywords

Zigong Dialect, Dialectal Words, Dialectal Vernacula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字结合了形、音、义三方面的特性,其核心功能在于表义。随着汉语的演变,字词的形、音和义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错位。尤其在方言中,人们有时会知道某些词的发音和意义,却不清楚其字形,或者某些字词的书写形式并不对应其在方言中的含义。这两种现象均可称为“不知本字”。关于方言本字考证,李如龙(1988)认为:“方言论著不强求为方言标注本字,并不等于不须注意审核字音,不注本字而采用同音字、训读字、俗字都应加以说明或标注符号。不注意区别本字读音和训读、同音现象,就会误记字音,在归纳方音和古音对应、方音和普通话语音的对应或方言文白异读时就会误立条目[1]。”周及徐(2016)也指出,“方言本字”的探寻必须对应于与历时语音或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语音的声、韵、调演变规律[2]。表面上看,方言展现了不同地区的语音差异,但实际上,它是由历史演变所导致的古今变化,存在着传承关系。因此,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方言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将选取自贡方言中的一些典型口语词,通过“因声求义”的方法来考证其本字。

2. 自贡方言及其研究现状

自贡方言,属西南官话四川方言的次方言[3]。自贡方言区,以自贡市中心区为中心,包括自贡市市区、郊区全部,富顺县除赵化(县属区)外全县,荣县大部,威远、内江、隆昌邻近自贡的部分地区,宜宾的孔滩、王场、南溪的大坪等地区[4]。根据王翌的研究(2010),自贡方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自贡方言有24个声母,比普通话多了[v]、[ŋ]、[ɲ]3个;此外,舌尖前、舌尖后音的区分明确,但因受到周边语音影响,不分舌尖前、舌尖后音的情况偶有发生:[l]、[n]声母可自由变读,多读为[l]声母,部分[l]、[n]声母转变为[ŋ]声母;自贡方言拥有38个韵母,相比普通话多了io、ue、iai三个韵,少了ɤ、iŋ、əŋ、uəŋ四个韵;b、p、m、f后的eng韵全部都归入了ong韵;声调方面,古入声字无论清浊,现在在自贡方言中统一归入去声;声韵配合和音变现象均有较强的规律性[5]。

四川方言的研究历史长远,从东汉扬雄的《牺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就对于蜀地语言有所介绍。早期的韵书、辞书上也有对四川方言有所探讨。明代李实的《蜀语》、清朝张慎仪的《蜀方言》、钟秀芝的《西蜀方言》等都对四川方言有所介绍。到了现代,对于四川方言的研究就更为详尽,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等诸多方面。在词汇方面,陆续出版的《成都方言词典》(1987)、《四川泸州方言研究》(1997)

和《四川方言词典》(2014)等描写和记述了四川地区方言词汇,记录比较详实。同时还有许多的文章对四川方言词语进行了考释,董志翘(2000)的《四川方言中的“老几”和“几娘”》、黄杰(2020)的《〈四川方言词典〉中部分词语本字考释》等都对部分四川方言词进行了考证。然而,有关自贡方言本字的研究存在着不足,现在见于学术界的有2007年四川大学刘孝利的硕士论文《自贡方言词语研究》、王浩(2016)《自贡方言研究与社会应用》中对部分方言词进行了考证,但也没有讲清楚原因。基于以上现状,仍有大量方言考释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3. 考察方言的基本步骤

上文讲述了考察方言本字的重要意义。学者们对于方言本字的考察是很重视的,不同的学者考察方言本字有不同的方式。傅根清(2001)提出考求方言本字,常用的标准一是《广韵》《集韵》等韵书、字书的读音与今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二是词义的相关性,包括相同与相近[6]。本文在考察方言本字之时主要遵循四个基本步骤:一是根据古今变化的规律确定该方言字词在《广韵》中的基本音韵地位;二是根据《广韵》《集韵》等工具书寻找音义相合的字词;三是寻找其他文献材料作为证据;四是尽可能参考其他方言,互相比证[7]。

4. 自贡市方言本字考

4.1. 晏[an⁵¹]

自贡话将“迟、晚”称作[an⁵¹]。例如:

- ① “昨晚睡~[an⁵¹]了。” [8]
- ② “这时候并不算~[an⁵¹]。”
- ③ “爷爷吩咐过今天饭开晏一点。” [9]

本字考证:[an⁵¹]的本字是“晏”。就读音而言,《广韵》乌肝切,影母一等咸摄字,去声[10]。根据声韵演化规律,中古去声到今天也读作去声。因此拟音为[an⁵¹]。明代李实《蜀语》:“日晚曰晏,晏音按。” [11]综上,自贡方言中的[an⁵¹]与“晏”的古音相近。

就意义而言,《广韵》:“晏,晚也。”明代李实《蜀语》:“日晚曰晏。”《玉篇校注》:“晏,晚也。” [12]《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唐韩愈《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有时来朝餐,得米日已晏。” [13]综上,“晏”含有“晚、迟”的意思。不仅在自贡话中用“晏”表示晚,《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记载,在武汉话中称晚为[ɲan³⁵],贵阳话称晚为[ɲan²⁴],在不同的方言区都有用“晏”表示晚、迟的用法[14]。综上所述,“晏”应为自贡方言中表示晚、迟的[ɲan⁵¹]的本字。

4.2. 潑[lan²¹⁴]

自贡话中将“腌制食物”称作[lan²¹⁴]。例如:

- ① “你再~[lan²¹⁴]个黄瓜我们就开饭。”
- ② “~[lan²¹⁴]柿子。”

本字考证:[lan²¹⁴]的本字为“潑”。从读音来看,《广韵》卢感切,来母一等字山摄字,上声。根据声韵演化规律,次浊声母上声字发展到今天也是上声字,因此拟音为[lan²¹⁴]。

就意义而言,《广韵》:“潑,卢感切,盐渍果。”《正字通》:“潑,盐渍果也。” [15]综上可见“潑”字的本义是“腌制瓜果”。包括自贡在内的西南官话使用地区,几乎都用“潑”来表示用盐腌制食物。古代多用于表示腌制水果,但现在已经演变到腌制肉类食物了。而把视角放眼于全国各地,都有用

“潋”表示腌制的意思,但各地对于“潋”字的读音不同,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描述成都读为[nan⁴²]、贵州遵义读为[len⁴²]。在其他地区,例如济南、徐州等地,也有用“潋”来表示腌制食物的用法,但是其腌制的东西一般是水果,“潋”多用于“潋柿字”这一词语。综上所述,自贡方言中表示“腌制食物”的[lan²¹⁴]应作“潋”或“滥”,“腌制食物”的意思应是由本意“盐渍果”之义泛化而来。其余方言区常用“潋”字来表示“腌制瓜果”,应是对“潋”之古义的更好保留。

4.3. 癆 [lau⁵¹]

自贡话将“用药毒死”的行为称作[lau⁵¹]。例如:

- ① “少去街上买那种不干净的东西,要~[lau⁵¹]死人的。”
- ② “买包~[lau⁵¹]耗子的药回来哈。”

本字考证:[lau⁵¹]的本字为“癆”。就读音而言,《广韵》郎到切,来母一等效摄字,去声。根据声韵调变化规律,中古去声到今天也读作去声,因此拟音为[lau⁵¹]。《正字通》:“癆,郎到切。劳去声。”与今自贡话表示用药毒死的“[lau⁵¹]”读音一致。

就意义而言,《说文》:“朝鲜谓叶毒曰癆。”[16]《玉篇校注》:“癆痢也。”李实《蜀语》:“以毒药药人曰癆。”扬雄《方言》:“凡饮药传药而毒,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癆。”[17]综上可见“癆”字的本义是“用药毒死”。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方言都用“癆”来表示用药毒死。《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武汉、贵阳、西宁、银川、长沙、南昌:(用药)毒害;杀。”读音也与自贡方言中的[lau⁵¹]相近。综上所述,自贡市方言中表示“用药毒死”的[lau⁵¹]应作“癆”。

4.4. 壑[tɕu⁵¹]

自贡话将“鼻子塞,不通气”称作[tɕu⁵¹]。例如:

- ① 鼻子~[tɕu⁵¹]起了,我估计是感冒了。
- ② 鼻子~到不通气,好难受。[18]

本字考证:[tɕu⁵¹]的本字为“壑”。就读音而言,《广韵》:侧六切,入屋庄,根据声韵调演变规律,拟音为[tɕu⁵¹],与自贡方言中的“[tɕu⁵¹]”读音相近。

就意义而言,有关于这个字的古文献记载不多。《蜀语》:“鼻塞曰壑。”《玉篇·土部》:“壑,塞也。”由古文献相关记载可看出本字的原意是“鼻子塞,不通气”。综上,虽然现在在普通话中很少用到此字,且用例较少,但该方言字与古代韵书记载的形音义完全一致。因此,壑应是[tɕu⁵¹]的本字。

4.5. 跼[k'u⁵⁵]

在自贡话中,[k'u⁵⁵]表示“蹲”的意思,同时也有呆在某处不做事的意思。例如:

- ① “你~[k'u⁵⁵]倒起咋子?”
- ② “天天在屋头家里跼起,不出去做活路。”

本字考证:[k'u⁵⁵]的本字为“跼”。就读音而言,《广韵》中反切音标为“空胡切”,为平声字,且声母为次清声母。根据声韵调变化规律中的“平分阴阳”的规则,次清声母平声字应为阴平,即拟音为[k'u⁵⁵]。《集韵》:“空胡切,音枯。”《正字通》:“跼音枯。”通过拟音,中古时期的“跼”与现在自贡方言中表示蹲的[k'u⁵⁵]读音相同。

就意义而言,《广韵》:“跼,蹲。”《正字通》:“旧注蹲貌义。”清张慎仪《蜀方言》:“踞地曰跼,曰跼。”[19]综上可见自贡方言中表示蹲的“[k'u⁵⁵]”应作“跼”。不仅仅是自贡,许多地区都用“跼”来表示蹲。例如同为西南官话的贵阳话、成都话。其他方言区,例如闽方言、湘方言也用“跼”表

示蹲,但各地“跔”的读音不同。例如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收录了各地“跔”的读音,如武汉读为“k'u²¹³”,长沙读为“ku¹²”,厦门读为“k'u²³”。虽然读音各有差异,搭配用法也有所不同,但各地的“跔”都表示“蹲”的意思。

4.6. [k'an²¹⁴] 揞

盖、扣。例如:

① “把锅~[k'an²¹⁴]起。”

② “锅儿头有肉,吃完记得[k'an²¹⁴]锅儿,不然要冷。”

在《四川方言词典》中提到[k'an²¹⁴]本字为“康”[20]。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说文》《方言》《玉篇》等韵书中均有记载:康,苦冈切或苦郎切,这与今天自贡话中表示盖的[k'an²¹⁴]读音相近。但在《说文》中记载,“康”的意义为“虚也,空也”,与“盖、扣”义无关,因此,[k'an²¹⁴]的本字需要重新考证。

“揞”字在《广韵》中为“乌敢切”,与今天自贡方言中的[k'an²¹⁴]读音并不相近。在查找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在《昭通方言疏证》中记载:“揞,苦郎反,按揞本衣检切,今读若苦敢切,揞之变为苦敢切,若盒之变为群纽也。”[21]因此,拟音为[k'an²¹⁴],与自贡话表示盖的[k'an²¹⁴]相对应。前文我们提到过,自贡话是以自贡市为中心的一种方言,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等诸多因素,自贡话具有两块飞地,其中一块便是筠连县-盐津县-威信县连片大部,这块地区大部分地处云南省昭通市,地区虽然并不与自贡市毗邻,但它们的方言却受到盐业发展的影响,与自贡的盐业历史有着极强的渊源。在查阅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自贡网中描述盐津话为“三半川”,意思是由于有许多川人前来定居,深受川方言的影响,与自贡方言非常接近。笔者在最初仅单纯认为是移民导致的方言相似,但查阅资料后,笔者找到了昭通盐津话与自贡话相似的原因:昭通市盐津县盐井镇是自贡井盐一个非常重要的盐运中转站,相互接触后,导致昭通方言受到自贡方言影响。自贡井盐销往昭通地区始于清代乾隆时期,古代自贡人给盐津带去了财富和先进的文化,自贡口音因此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口音[22]。自贡人不仅在语音上影响了盐津,在文化、风俗等方面,也有很多改变,例如现在盐津县的糯米饭、腌腊肉、猪儿粑、包谷粑等菜肴,都是受到自贡的影响。综上,《昭通方言疏证》中记载的“揞”字,应是受到自贡方言影响而传入的特色字。

就意义而言,《说文·手部》:“揞,覆也。”《集韵·感韵》:“揞,覆取也。”[23]也即:“揞”有“盖”之义。《昭通方言疏证》中记载:“昭人言以物覆藏物曰揞,又音变为苦郎切矣。”据此,可以推断自贡话表示“盖”的[k'an²¹⁴]的本字为“揞”。

4.7. [tɕ'i⁵⁵] 喫

在自贡中,[tɕ'i⁵⁵]表示“吃”的含义。例如:

① “~[tɕ'i⁵⁵]饭了,还在咋子?”

② “不~[tɕ'i⁵⁵]了就倒了,不晓得把汤汤儿留起咋子。”

本字考证:[tɕ'i⁵⁵]的本字为“喫”。就读音而言,《广韵》苦击切,溪母四等止摄字,入声,应拟音为[k'i⁵⁵],这与今天自贡话表示“吃”字的读音并不相近。经过资料查找,笔者发现,在中古韵书记载中,“喫”均为舌根音。但这类音受到舌面元音[i]的影响,发音位置移到舌面,逐渐变为舌面音。在《中原音韵》中,“喫”齐微韵,初母,拟音为[tɕ'ɿ⁵⁵] [24]。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明末清初出现了尖团合流的现象。不分尖团音的地方“[tɕ'ɿ⁵⁵]、[tɕ'i⁵⁵]”都读[tɕ'ɿ⁵⁵]音,而在分尖团音的地区仍读[tɕ'i⁵⁵],如湘方言区。现在湖南人说“吃饭”均说[tɕ'i]或[tɕ'ia]饭。在自贡方言中,目前有部分地区已读为[tɕ'ɿ⁵⁵]音,而笔者乡下老

家的某些地方, 读作[te'i⁵⁵]音, 笔者认为应是受移民的影响。

就意义而言, 《说文解字》: “喫, 食也, 从口, 契声。”《玉篇》: “啖, 喫也。”因此, “喫”的意义应与“食”有关。“吃”在《广韵》意义为“语难”, 《汉书》: “司马相如吃而善著书也”, “吃”表示“口吃”, 而与“食”无关。因此, 在表示“食”这一意义上, “喫”应是本字, “吃”是后起借字。综上, [te'i⁵⁵]的本字当为“喫”。

4.8. 𪚩[p'oŋ⁵¹]

在自贡话中, [p'oŋ⁵¹]指香气扑鼻。例如:

- ① “这哈桂花开了, 一个小区都~[p'oŋ⁵¹]香的。”
- ② “哪家在炒回锅肉啊, ~[p'oŋ⁵¹]香~[p'oŋ⁵¹]香的。”

本字考证: [p'oŋ⁵¹]的本字为“𪚩”。就读音而言, 《集韵》蒲蠓切, 上东并。根据声韵调演变规律, “并”母字为全浊声母, “平送仄不送”, 到今天的声母演变为[p'], 中古全浊上声现在读为去声, 因此拟音为[p'oŋ⁵¹]。《蜀语校注》: “音蓬去声。”[25]《集韵》所收“蓬”字反切为“菩贡切”, 也即中古读为[p'oŋ⁵¹]。因此, 中古时期的“𪚩”与现在自贡方言中表示香气扑鼻的“[p'oŋ⁵¹]”读音相同。

就意义而言, 从“𪚩”形体便可以体会到该字的含义。《集韵》《蜀语》中均有记载: “𪚩, 香气盛也。”综上, “𪚩”为[p'oŋ⁵¹]的本字。

5. 结语

作为古代汉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方变体, 方言中保存了大量已经从“雅言”中退出的古语词。黄侃在《蕲春语》中曾说过: “固知三古遗言, 散存方国; 考古语者不能不论之于今; 考今语者, 不能不原之于古。世之人或徒慕艰深而多书古字, 或号称通俗而昧于今言, 其皆未为懿也。”[26]今天我们考察方言本字, 是为方言探寻本字找出方言词语的历史来源, 为编纂方言词典收字提供依据, 让方言不出现有音但无字的现象。同时, 探寻方言本字还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贡方言词语的古今不同形式。总而言之, 探寻方言本字应该是方言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本文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考证了自贡方言的八个口语词。探讨这样的方言词语对于认识自贡方言、了解古代音韵学知识、古今词汇、短语的继承性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 这种与古汉语有着密切渊源的普通话里没有收录的口语词还有很多, 不能在此一一考证, 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如龙. 考求方言本字的音韵论证[J]. 语言研究, 1988(1): 110-122.
- [2] 周及徐. 成都俗语本字 24 例[J]. 语言历史论丛, 2016: 144-156.
- [3] 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自贡年鉴[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20.
- [4] 刘孝利. 自贡方言词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大学, 2007.
- [5] 王翌. 四川自贡方言语音调查研究[J]. 现代交际, 2010(7): 49-50.
- [6] 傅根清. 汤溪方言本字考[J]. 方言, 2001(3): 244-249.
- [7] 王福堂. 方言本字考证说略[J]. 方言, 2003(4): 289-298.
- [8] 王浩. 自贡方言研究与社会应用[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 [9] 巴金. 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0] 陈彭年. 广韵[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 [11] 李实. 蜀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2] 顾野王著 胡吉宣校释[M]. 玉篇, 校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 [13] 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3.
- [14]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
- [15] 张自烈. 廖文英. 正字通[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 [16]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7] 扬雄. 方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18] 何娟. 平昌方言本字考[J]. 群文天地, 2012(8): 106-107.
- [19] 纪国泰. 《蜀方言》疏证补[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 [20] 王文虎. 四川方言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21] 姜亮夫. 昭通方言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2] 自贡网. 自贡井盐文化惠泽盐津茅台[EB/OL]. <https://www.zgm.cn/content/5eba598499bb7>, 2024-11-23.
- [23] 丁度. 宋刻集韵[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4] 周德清. 中原音韵[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2001.
- [25] 李实. 蜀语校注[M]. 黄仁寿, 等, 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 [26]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